

语言态度和语言规划：2010年后肯尼亚的新趋势

[肯] 阿尤布·穆赫瓦那 [肯] P. I. 伊莱贝姆万吉 著
许 可 译

【内容提要】 肯尼亚是一个多语种国家，根据分级参数不同其拥有语言数量在42—70种。作为一个多语种国家，必须对这些语言进行规划进而有效地使用它们。2010年8月颁布的《肯尼亚宪法》第2章第7条中，确定斯瓦希里语为第一官方语言，英语为第二官方语言。斯瓦希里语也被赋予了国语或国家民族语言(National Language)这一特殊地位。其他部落民族语言(Ethnic Languages)以及盲文和手语也得到承认。本文探讨了肯尼亚政治独立后影响其语言规划的主要因素、其语言规划实行中面临的障碍，并对肯尼亚语言规划的未来进行了展望。本文就研究方法而言，是通过问卷调查和规格化的访谈形式收集数据，研究地在内罗毕大学内。研究对象由28位受访者构成，其中有24位是在肯尼亚出生、成长的本地人，4位是外国人。本研究以决策理论为指导，探讨关于肯尼亚语言或语言变体的决策问题。在讨论中，本文探讨了斯瓦希里语、英语、母语(Mother Tongues)、肯尼亚手语以及汉语和其他外语在肯尼亚的使用情况。从调查结果来看，肯尼亚的语言规划受到不同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包括教育、语言态度、财务和人力资源以及语言政治。

【关键词】 语言态度；语言规划；多语种；英语；斯瓦希里语

【作者简介】 阿尤布·穆赫瓦那(Ayub Mukhwana)，内罗毕大学斯瓦希里语系的高级讲师，博士，主要关注领域为社会语言学；P. I. 伊莱贝姆万吉(P. I. Iribemwangi)，内罗毕大学斯瓦希里语系副

教授兼系主任,博士,研究领域为斯瓦希里语语音学、形态学和社会语言学,大量学术成果是关于肯尼亚各班图语的研究,尤其是标准斯瓦希里语和基库尤语。

【译者简介】许可,河北师范大学本科生。

1. 引言

尽管肯尼亚语言的实际数量几何有待商榷,但很显然肯尼亚是一个既有本土语言也有外来语言的多语种国家。根据伊莱贝姆万吉的说法,不同的研究者认为在肯尼亚被说的语言种类在42—70种。^①由于语言的多样性,肯尼亚别无选择只能通过赋予这些语言国家民族级语言、地区性语言或官方语言等不同的角色,以期来进行规划。肯尼亚人的做法符合“语言规划即社会现象”这一基本指导精神。虽然作为一种学术领域,语言规划最初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专利,^②但随着国际互动和联络的增加让世界成为地球村,语言规划的学术探讨也具有了全球性。此外,语言濒危最终导致语言死亡的风险确实存在,微小语言的死亡意味着其母语人群部分知识的消亡,但即使是地球上最小的语言也有被保存下来的必要。所以,更合理地实践也是语言规划的核心。

本文中的“语言规划”,我们视为一种旨在解决与语言有关社会问题而试图改变单一语言或多门语言的结构、功能和传播的尝试。本文论点是,语言规划纵然可以刻意设计或根据内因自我计划进而成为语言政策的一部分,但语言规划的结果既可能顺应语言政策意愿也可能与最初语言政策相违背。对此,本文也使用另一个术语——“语言态度”,指一个多语种社会中的人们(肯尼亚人)在不同时间段对某种或某些语言持支

① P. I. Iribemwangi, “A River from Rivulets? A Study of Sheng vis-à-vis Indigenous Kenyan Languages and Modern Technology”, *As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AJAS)*,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Vol. 49, 2020, p. 4; 有关肯尼亚说和使用的语言数量,请参阅 Ethnologue, <https://www.ethnologue.com/>。

② J. A. Fishman, *Readings in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Massachusetts: Newbury House Publishers, Rowley, 1972, p. 213; Joan Rubin and Björn H. Jernudd (eds.), *Can Language Be Planned? Sociolinguistic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Developing N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71, p. xiv.

持或持反对意见的评价行为。使用“语言态度”这个术语，能展现一些肯尼亚的社会现实——即便存在于特定语言政策中，但一些语言因为自身能提供或不能提供一些东西而相应地被接纳或被拒绝。这种关联性说明，我们考察到的肯尼亚人的“语言态度”才是在多语场景中进行具体语言选择的指南针。

就肯尼亚语言规划的最新发展而言，肯尼亚政府通过2010年宪法承认了肯尼亚人使用的所有语言，并承诺保护这些语言及其伴随的文化（第2章第7节和第11节）。例如，该章第11节承认文化是国家的根基。由于语言和文化是相互交织的，我们不可能只谈文化不谈语言或只谈语言不谈文化，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本文的其他叙述。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针对性访谈的方法，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 (1) 肯尼亚获得政治独立后，哪些主要因素促成了其语言规划？
- (2) 是什么阻碍了肯尼亚语言规划的全面实施？
- (3) 作为一种国家行为，肯尼亚的语言规划前景如何？

2. 方法论

在本节中，我们将简要介绍研究地点、受访者、数据收集工具和实际数据收集情况。

2.1 研究地点

这项研究是在内罗毕大学进行的，这里有大量来自肯尼亚国内外的学者，他们在教学中使用英语或者斯瓦希里语或者两者皆使用。此外，内罗毕大学还有教授英语和斯瓦希里语语言学 and 文学的学者，他们还研究并使用肯尼亚其他本土语言。内罗毕大学的教学人员大约有3000人^①，考虑到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受访者在语言背景上的多元性很强。除了教授英语外的语言比如斯瓦希里语、法语、汉语/中文、德语和葡萄牙语稍

^① University of Nairobi, “Academic Calendar and Almanac 2019/2020: Academic Programmes and Regulations”, Retrieved from <https://planning.uonbi.ac.ke/sites/planning.uonbi.ac.ke/files/Academic%20Calendar%202019%20-%202020%20Revised.pdf> [Accessed: Nov. 3 2021].

有不同, 校园里的教学语言大部分情况下是英语, 大多数非洲语言课程也用英语授课。

2.2 受访者

本文研究肯尼亚语言规划问题时采用了描述性研究方法,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收集数据。我们有意选择内罗毕大学有两个原因。首先, 据我们所知, 内罗毕大学是东非和中非地区最大且排名最高的大学,^① 尽管我们的重点是肯尼亚, 但也能一定程度上描述东非地区语言规划的情况。其次, 选择内罗毕大学是因为像许多东非国家一样肯尼亚也是一个多语种国家,^② 因此对内罗毕大学的调查结果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他东非国家的语言规划情况。

在研究过程中, 我们向具有语言方面专业知识的教学部门的学术人员发送了调查询问信。我们之所以选择语言老师和专家, 是因为研究的主题所规划的是语言, 我们认为他们更有资格对语言问题进行评论。这些教学部门有: 语言学 and 语言系、斯瓦希里语系、孔子学院、法语副系 (Sub-Department)、通信与学习技能部、韩国语言文化中心、基库尤校区通信技术系和西班牙语部。所有这些部门都由内罗毕大学主校区的中央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管理。

研究对象由 28 名受访者组成, 其中 24 人是出生和成长在肯尼亚的本地人, 另外 4 人是外国人。就受访者的主要工作地点来看, 有 20 人来自主校区 (内罗毕郡), 6 人来自内罗毕大学教育校区 (肯尼亚中部地区的基安布郡), 2 人来自内罗毕大学蒙巴萨校区 (沿海地区)。就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 性别不是一个问题点, 因为内罗毕大学不助力性别歧视,

①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CSIC), “Africa Ranking Web of Universities: Webometrics Ranks 30000 Institutions”, 2021,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ebometrics.info/en/africa> [Accessed: 30 May 2021]

② A. W. Wachira, “Multilingualism in Kenya: Focus on Language Use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E. A. Anchimbe (ed.), *Postcolonial Innova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Putting Language in the Forefront*, Documentation, 2006, p. 1,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nst.at/trans/16Nr/03_2/wachira16.htm [Accessed: 30 May 2021]; E. K. Mbithi, “Multilingualism, Language Policy and Creative Writing in Kenya”, *Springer Open*, 2014, p. 1, Retrieved from <https://multilingual-education.springeropen.com/articles/10.1186/s13616-014-0019-9> [Accessed: 30 May 2021].

我们也没有要求研究参与者陈述其性别。

2.3 数据收集工具和数据收集

除了问卷调查之外，本研究使用了设有相应框架的采访作为补充的研究方法，以针对那些愿意接受后续口头回答问题的受访者以及对最初问卷调查的回复不太清楚的人。因此，向受访者发放了预先准备好的调查问卷。问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涉及受访者的社会背景，第二部分主要涉及肯尼亚的语言规划问题。此外，在研究人员认为答案不明确的情况下还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提出了后续问题，目的是弄清所探讨问题的真相。面对面的访谈是录音的，以便在实际撰写研究报告时进行验证。我们也对过往的文献特别是与肯尼亚语言规划问题相关的文献进行了一些调研。

2.4 数据分析

在向内罗毕大学的语言讲师和专家发放的38份调查表中，有28份完整回答了所有的提问。在此基础上，我们继续采用面对面访谈的方式对28名受访者进行了访谈，以确定纸上的内容是否是他们真正想要给我们的反馈。就像调查问卷一样，访谈在转录后也按主题进行了分组。在数据分析中，我们也观察参与者的参与方式，对方的面部特征和其他身体活动也作为被考虑的因素，研究人员在综合所有这些信息之后才对问卷和访谈做了最终的分析。被分析的数据以百分比表示，这些百分比已用于展开本文的各种讨论。

3. 理论框架

本文在概念上以决策理论为指导，该理论关注焦点不局限于决策引起的后果（规范性决策理论），还考虑了为实现最优目标的决策过程（描述性决策理论），该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管理各类学科。汉森认为，“现代决策理论是20世纪中叶以来通过多学科的贡献而发展起来的……尽管决策理论现在显然是一门独立的学术学科，但决策理论通常是由那些自称为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和社会科学家或哲学家的研究者所

追求的”。^① 我们接受该理论认为决策是一个动态的、跨学科框架的进程这样的理解，也将语言规划理解为一连串妥善安排的决策过程，是国家层面对一些语言问题影响该国（在我们的案例里即肯尼亚）社会安康各种现象的反馈。

正如约书亚·菲什曼等语言规划先驱学者所说，语言规划是解决社会语言问题的一项政治和行政活动。^② 然而，语言规划作为解决麻烦的一种手段这种观点并不能抹杀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可被认为有价值的资源这一事实。根据社会的希望和需求，语言的交际代码和语言的使用本身可以在各个方面调整为用于更好满足特定国家的希望和需求的形式。也正是基于此，本文在分析肯尼亚语言规划的具体活动后，希望可以更公正地评价当前肯尼亚的语言规划情况并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

决策理论是关于决策的理论。决策必须是在权衡具有竞争性的方案的情况下，以最大化结果和最小化损失为目标而做出的。这一理论在本文中非常有用，因为它提醒了我们一个真理：几乎所有理性思考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决策的基础上的。因此，在必须做出决策的情况下，人们会发现自己可以在各种有对抗关系的选项之间做选择或者选择一些选项的组合。在这种有选择的情况下，做出具体的选择就变成了目标导向的活动。为此，本文所用的决策理论是与肯尼亚语言的目标导向行为有关的。在肯尼亚，多种语言为语言选择的实践提供了沃土。因此，按照肯尼亚语言规划的需要和要求行事并不是一个盖棺定论的事情，肯尼亚人的语言态度也是必须要考察的方面。

决策理论是有其经济学背景的。^③ 经济学处理的是稀缺资源，是通过科学方法和实证证据来评估人类活动，^④ 因此解决语言问题也旨在对该国的经济繁荣做出贡献。在我们看来，肯尼亚这样做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由此可见，语言规划是一系列理性的实践，包括事实调查、对预期

① Sven Ove Hansson, *Decision Theory: A Brief Introduction*, Stockholm: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TH), 2005, p. 6.

② Robert B. Kaplan, "Language Planning", *Applied Research on English Language*, Vol. 2, No. 1, 2013, p. 2.

③ P. Slovic, B. Fischhoff and S. Lichtenstein, "Behavioral Decision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28, 1977, pp. 1-39.

④ 赫尔伯特·A. 西蒙 (Herbert A. Simon) 在1959年6月的《美国经济评论》第49卷第3期中的观察，认为决策理论虽然借鉴了心理学等其他学科，但经济学是它的核心。

目标的规划、实现目标的策略、模拟预期结果、语言规划的实施，甚至也包括语言规划可能的反馈。简而言之，本文的语言规划是建立在国家层面的决策理论基础上的，因此语言规划必须以整个国家的发展利益为核心。国家，也就是本文中的肯尼亚，是自行决定具体要实现的目标和所使用的手段的唯一执行者。

4. 部分肯尼亚语言的情况

如前所述，肯尼亚拥有多种语言，产生了不同的文化。^①《人类学家网》指出，“肯尼亚现有的语言有68种，其中67种是存活着的语言，1种已经灭绝；在现存的语言中，60种是本土语言，7种是非本土语言；此外，有13种非常稳定成熟，33种正在发展中，15种仍有活力，1种正陷入困境，5种濒临死亡；另外还列出了3种未查清楚具体情况的语言”。^②

根据这样的一种语言数量事实，肯尼亚这个国家本质上除了对这些语言进行规划以外别无选择，对此穆赫瓦那也有类似表述。^③这次研究受访者的反应也直接反映了肯尼亚对语言规划的态度问题。我们对此特别进行分析主要是考虑到肯尼亚2010年宪法所希望安排的内容并没有在肯尼亚实际语用过程中得到了真正的体现。因此，在本节中，我们将简要介绍独立的肯尼亚的语言规划的始末。这么做的原因是肯尼亚在获得政治独立后，立即就语言独立问题展开了讨论。为了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肯尼亚政府专门成立了语言委员会，收集了有关语言问题的意见。

除了语言委员会之外，肯尼亚政府还把语言问题放在了教育机构这一战线上。内罗毕大学成立于大约50年前，当时成立的系中就有一个系

① Nathan Ogechi, “The Language Situation and Language Harmonization in Kenya”, in N. Ogechi, J. Oduor and P. Iribemwangi (eds.), *The Harmon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Kenyan Languages: Orthography and Other Aspects*, Cape Town: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y of African Societies (CASAS), 2012, p. 9; Agnes W. Kibui, “Language Policy in Kenya and the New Constitution for Vision 203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d Research (IJESR)*, Vol. 4, Issue 5, 2014, p. 89.

② Ethnologue, “Kenya Ethnologue”, 2021,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thnologue.com/country/KE> [Accessed: 30 May 2021].

③ Ayub Mukhwana, “Language, Culture and Constitutionalism”,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HSS), University of Nairobi, 2011.

是语言学和语言系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s), 该系教授和研究当时在肯尼亚所使用的语言的语言学和与这些语言相关的语言文学, 颇有能力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阿齐兹 (Mohamed Abdulaziz) 教授在升任为上级学院院长之前一直是该系的系主任。后来肯尼亚境内越来越多也教授和研究语言的大学慢慢建立起来, 但是教授语言文学和语言学的传统来自内罗毕大学。

不仅在大学院系体系里已经有教授和推广肯尼亚的语言规划活动, 大学和其他有相同理念的机构还设立了其他的一些语言组织进一步推动这个语言规划进程。肯雅塔大学成立的斯瓦希里语研究所就是这类机构的其中一个, 尽管它存在的时间很短, 但清楚地表明了肯尼亚政府发展斯瓦希里语的意愿。政府可能因缺乏资金而被迫放弃这一崇高的语言思想, 但制式化地对肯尼亚语言规划的支持并不仅限于此。肯尼亚政府也继续向倾向于推动国家语言规划工作的组织提供支持, 像国家斯瓦希里语协会 (Chama cha Kiswahili cha Taifa, CHAKITA)、东非斯瓦希里语协会 (Chama cha Kiswahili cha Afrika Mashariki, CHAKAMA) 和世界斯瓦希里语推广协会 (Chama cha Ukuzaji Kiswahili Duniani, CHAUKIDU) 这样的语言组织才得以在肯尼亚制度化。

肯尼亚另一项明确制度化语言规划的进展是在出版媒体和电子媒体领域。现在, 肯尼亚使用的几乎所有语言都有图书、期刊、报纸和其他出版物, 这是在语言规划中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尤其是在语料库规划方面这是进步, 在以前很多术语都还没有确定的时候真是要竭尽全力才能完成语言的词汇扩展进程。类似的发展也适用于非出版媒体, 在肯尼亚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使用多种本土语言和外语进行广播 (包括英语和汉语)。这符合肯尼亚 2010 年宪法中的语言政策, 即肯尼亚人可以自由选择那些自己希望与之有关联的语言和文化。

在介绍了有关肯尼亚语言状况的背景信息之后, 现在让我们谈谈研究受访者对肯尼亚语言规划这个问题的态度立场方面的实际反馈。

4.1 斯瓦希里语的地位

本研究有很多考察目的, 其中一点是考察斯瓦希里语在肯尼亚语言规划中的地位, 并想弄清楚是不是肯尼亚人的语言态度造成了斯瓦希里语有这样的特殊地位。

在我们的受访人里，主要是肯尼亚土生土长的人。他们指出，在每一个肯尼亚语言规划者的常识看来，斯瓦希里语于1963年被宣布为肯尼亚的国语，1974年被宣布为肯尼亚的新增加的官方语言，表明这个国家确实实现了政治独立。对这些受访者来说，这门语言在肯尼亚作为一门国语是一种能团结所有肯尼亚人的因素。所以对这些受访者来说，能和斯瓦希里语在肯尼亚的地位同样重要的只有国歌、国服或国庆日。因此，在肯尼亚的语言规划中，斯瓦希里语的作用是社会整合性的，而不是工具性的。据受访者观察，这也是肯尼亚人到国家的任何地方旅行使用斯瓦希里语交流都会感到很舒适的原因。受访者还指出，即便是在宪法还没有正式将斯瓦希里语提升为第一官方语言之前，这门语言的地位就已经如此特殊了。在肯尼亚独立不久之后，斯瓦希里语能力已经成为政治家要加入国民议会以及郡级或地方立法会时的准入条件。^①

根据上述受访者的观察，斯瓦希里语在肯尼亚的语言规划中一直备受瞩目，甚至在肯尼亚获得独立之前就已经如此。在殖民时期，于1930年1月1日正式开始的斯瓦希里语的标准化进程将工作重点定在语料库维护、语言地位规划和语言传播规划上。^②这个过程包括语言词汇的正式扩展，确定学校教授和考核标准语言，将斯瓦希里语完善成一门有文献体系的、在人们有需要时可以参考的语言。因为语言标准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该过程至今仍在继续。目前，这是通过国家斯瓦希里语协会、东非斯瓦希里语协会和世界斯语推广协会或像坦桑尼亚国家斯瓦希里语理事会（Baraza la Kiswahili la Taifa Tanzania, BAKITA）和桑给巴尔斯瓦希里语理事会（Baraza la Kiswahili Zanzibar, BAKIZA）这样的机构来完成的。

来自斯瓦希里语系和语言学系的受访者指出，肯尼亚的许多学习机构——特别是大学——都拥有斯瓦希里语教学和研究部门并致力于对斯瓦希里语进行科学和学术研究，其中一些研究结果直接用斯瓦希里语书写。此外，上述受访者指出，尤其是因为自1985年以来斯瓦希里语在小学和中学都成为一门必修科目后，肯尼亚人的斯瓦希里语理解能力有了

① P. I. Iribemwangi and J. Michira, "Kiswahili as an Official Language in Kenya: It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oles and Challenges", *Reyono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Vol. 3, No. 1, 2014, p. 45.

② W. Whiteley, *Swahili: The Rise of a National Language*, London: Methuen, 1969.

很大的提升。^①正如斯瓦希里语系的一位很有资历的老师所说：“斯瓦希里语言文化和文学院系的专家经常一起组织学术研讨会和讲习班，在这些场合都进行非常严肃的学术讨论，斯瓦希里语作为一种活跃的学术语言的情况，在肯尼亚各语言中是独一无二的。”笔者认为这些学术交流所产出的大量单本的学术书和成系列的期刊都是教育机构从另一个侧面实际支持肯尼亚语言规划的体现。

从受访者的上述反馈中可以明显看出斯瓦希里语是肯尼亚当地和东非地区贸易的主导语言。^②因此，对于在肯尼亚和东非成功经商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必须能用斯瓦希里语与客户沟通。斯瓦希里语也是肯尼亚和整个东非地区公共汽车和其他交通工具上的主要语言。为此，如果一个人要出售或购买商品，他们必须能够用斯瓦希里语进行交流，因为这种语言对所有肯尼亚人甚至是所有东非人都是中立的。斯瓦希里语在商业中的使用清楚地表明，该语言正如这些国家的语言规划框架所规定的那样，确实是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和卢旺达的国家语言。^③

在语言态度上，受访者认为斯瓦希里语有促进肯尼亚人之间团结的积极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斯瓦希里语是一门让肯尼亚人区分自己人和外人的工具。因为对斯瓦希里语工具性的看重，一些肯尼亚人也得以获得使用这门语言的一些特权，他们能与国内外广阔领域的其他人建立联系并且参与到语言规划活动中，有一些肯尼亚人甚至可以在海外从事斯瓦希里语教学相关的国际性工作。在访谈的回复里，非常强烈支持斯瓦希里语的受访者也同样认为斯瓦希里语能团结肯尼亚所有部落、能体现肯尼亚国家象征意义。总的来说，在肯尼亚的语言规划过程中斯瓦希里语象征着肯尼亚人的身份识别，这与语言规划中推广斯瓦希里语成为肯尼亚国语的实践过程路径相同。

① Agnes W. Kibui, “Language Policy in Kenya and the New Constitution for Vision 203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d Research (IJESR)*, Vol. 4, Issue 5, 2014, p. 92.

② S. Chiraghdin and M. Mnyampala, *Historia ya Kiswahili (2nd Ed)*, Nairob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Derek Nurse, “A Linguistic Reconsideration of Swahili Origins”, *Azania: Journal of the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 Africa*, 1985, XVII, p. 132.

③ S. Chebet-Choge, “Fifty Years of Kiswahili in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Pan African Studies*, Vol. 4, Issue 10, 2012, p. 174; Rocha Chimera, *Kiswahili: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Horizons*, Nairobi: OUP, 2000; P. I. Iribemwangi, *The Structure of Kiswahili: Sounds, Sound Changes and Words*, Saarbrücken: VDM Verlag, 2010, pp. 1-2.

当谈及有关斯瓦希里语完全取代英语成为肯尼亚官方语言的问题时，受访者的反馈是这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区别。在这个问题上，受访者似乎并没有太在意。约67%的受访者表示，语言是否可以被规划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而讨论本身也体现出肯尼亚语言规划群体有疑虑。对这些受访者来说，除了政府如此声明以外，肯尼亚人从未真正全心全意地将斯瓦希里语当作他们的官方语言。

4.2 英语的地位

本文认为，英语在肯尼亚的语言规划中被赋予特殊的地位是出于历史原因。英国殖民统治者曾通过其殖民政策将英语强加于各殖民地，肯尼亚就是其中之一。为了确定英语在肯尼亚语言规划中的地位，我们采用了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与研究对象互动。总体而言，他们对英语在肯尼亚语言规划中的地位的反馈如下。

超过90%的受访者指出，在肯尼亚的语言规划中，英语被认为是具有很高价值和地位的语言。对于这些受访者而言，现在英语在肯尼亚的社会地位源自肯尼亚殖民史和当前英语在整个非洲乃至世界的地位。关于肯尼亚的历史，受访者特别提醒研究人员肯尼亚是英国前殖民地，英国的殖民政策是分而治之。该项殖民政策也被用于语言规划问题方面，因此，语言就像英国管理者可以给肯尼亚人的胡萝卜，即某个语言是对病人有用的药物一样。正如一位受访者明确指出的那样，英语在那时就像高等教育的代名词，只提供给那些和殖民者合作的人的子女。因此，英语在那时被视为一种精英的语言，只有极少数的肯尼亚人可能可以掌握，并且他们大多是那时与英国合谋者的后代。

因此，对受访者来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肯尼亚刚独立时期的领导层都是和英国合谋者的孩子，他们是通过英语作为媒介接受了西式的教育。这种语言政策在独立后由肯尼亚新一代政治领导层所继承，因为它是相同语言规划和政策的产物。由于这一事实，受访讲道，英语当时被很多语言规划委员会 [1964年的肯尼亚教育委员会、1964年的奥明德委员会 (Ominde Commission)、1971年的加查迪委员会 (Gachathi Commission) 和1981年的麦凯委员会 (Mackay Commission)] 宣布建议为肯尼亚的官方语言。在1963年肯尼亚独立后，英语成为教育领域的指导语言，所以在肯尼亚的教育体系中，英语作为教学语言获得了更高的地位。比如在同一时期，斯瓦希里语虽然作为肯尼亚的国语，在从英国延

续的七年小学加多个阶段中学的所谓7-2-2-2-3教育制度下,仅小学进行部分授课,并且从不进行考试,^①直到1981年麦凯委员会推荐8-4-4教育制度后才得以改变。^②

本研究的受访者观察认为,在肯尼亚后殖民时期的英语语用创造了一个等级差异明显的阶层社会,而这个是前殖民宗主的政策引发的。使用英语的肯尼亚人在语言背景上和社会地位上与使用斯瓦希里语和其他肯尼亚本土语言的人不同。正如肯尼亚语言史显示的那样,历史上肯尼亚人曾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寻求学习英语,甚至有肯尼亚人为了能达到更高的经济地位而随时做好被英语语言所改造的准备。肯尼亚刚独立时,国家各个社会经济群体的成员都选择保持封闭,不主动与他人接触,那时只有特权人群觉得有必要与他人交往。那时特权人群把不说英语的其他肯尼亚人认为是原始落后(primitive)的人,把英语能力当作考察是否有教养的特征。^③而使用英语的肯尼亚人在当时被认为是被异化的外国人。由于语言规划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所以肯尼亚政治领导层知道语言使用的事实,但不得不做出一些政策上的选择。

根据研究受访者的上述观察结果,尤其是按照1959年弗格森(Ferguson)的双言(Diglossia)理论,英语在肯尼亚的语言环境中获得了很高的评价。^④正是由于英语在东非地区的重要性,从后续理论里非洲这个区域的三言理论甚至是全非洲框架下的四言角度来说,英语都是排在最高的一位。受访人把英语排在高位的现状可以从其本国以及有相同被

① 在独立后公布的教育报告中,特别是《奥明德报告》(1964年)和《加查迪报告》(1976年)中,当时有效的语言政策更为明显。

② 正如数字可能表明的那样,肯尼亚的8-4-4教育制度意味着该国的教育制度为8年的小学教育、4年的中学教育和4年的大学教育。

③ 这就是穆阿卡(L. Muaka)在一篇题为《肯尼亚人的语言认知和认同》的论文中对肯尼亚的看法。对穆阿卡来说,英语是肯尼亚公共领域鼓励使用的语言,因为它在肯尼亚人职业生涯的每个阶段都发挥着工具性的作用和价值, Retrieved from <http://www.lingref.com/cpp/acal/40/paper2577.pdf> [Accessed: 30 May 2021]。

④ C. A. Ferguson, "Diglossia", *Word*, Vol. 15, Issue 2, 1959, pp. 325-334,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0437956.1959.11659702> [Accessed: 30 May 2021]。弗格森认为,双言是指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但在不同的社会领域,其社会地位方面有着不同的社会含义。约舒华·费施曼(Joshua Fishman)和默哈穆德·阿卜杜拉齐兹(Mohamed Abdulaziz)提出了对弗格森(1959)最初概念的修改,提出了某种扩展。对他们来说,双言的概念甚至可以应用于不同的语言,但具有不同的社会交际角色,我们也在这里借用这个概念。

殖民背景邻国的情况找到解释，因为在这些英国前殖民地国家，英语都是第一官方语言，不在任何语言之后。^①同时，英语毫无疑问也是科学与科技的语言。一位之前考察过西非英语使用情况的学者安斯雷在1971年时认为第三世界国家——肯尼亚明显属于其中——应该拥抱这门语言并且从英语带来的优势中获益。根据这个说法，前宗主国的语言被说成是中立的，对非洲用户具有工具价值。^②所以肯尼亚的语言规划者由于历史原因在肯尼亚的语言环境中赋予英语无可匹敌的地位并非偶然。英语是肯尼亚事实上的首选语言这一点在2010年宪法颁布后的这些年来更为明显，因为虽然该宪法宣布斯瓦希里语为肯尼亚的第一官方语言，但十年后斯瓦希里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仍然没有体现出来。

4.3 斯瓦希里语以外的其他本土语言

在这一小节中，我们将着重强调母语在肯尼亚语言规划中除了斯瓦希里语以外的肯尼亚本土语言的地位，并且将其和语言态度问题放在一起讲解。在讲解前，需要在了解语言规划是语言政策的前身后认识到两点：一是语言是身份识别的一种表达，二是语言也是作为交流手段的工具。

约73%的调查对象对肯尼亚的语言规划和政策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他们明确、有力和公开地捍卫肯尼亚本土语言的使用。他们的论据是，肯尼亚的语言规划框架承认原生语言、本土语言和地方语言，^③从而使它们有机会成为被承认的、肯尼亚各部落族群内部的交流工具。《肯尼亚宪法》第2章第7条第3款规定：“国家应（a）促进和保护肯尼亚人民的语言多样性；（b）促进土著语言的发展和使用时……”^④提到这一事实的受访者说，从权力争夺上来说，形成这种政策的原因是长期以来相关原生语言、本土语言、地方语言的实践是国家内较弱势族裔的保留地，在

① H. M. Batibo, *Language Decline and Death in Africa: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Challenges*, Clevedon: Multilingual, 2005. 巴提博在研究非洲一些同时使用四门语言的社会时发现在像肯尼亚这样的英国前殖民地英语的地位比这些国家使用的任何其他语言都高。

② G. Ansre, “The Influence of English on West African Languages”, J. Spencer ed.,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West Africa*, Ibadan: Ibadan University Press, 1971.

③ 原文为 native, indigenous and vernacular languages。——译者注

④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Kenya, *The Constitution of Kenya*, Nairobi: National Council for Law Reporting, 2010.

语用上甚至是商业领域上他们被说英语和说斯瓦希里语的人所压迫。^①从这一观察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肯尼亚语言规划框架里承认原生语言、本土语言和地方语言着眼于文化和语言上的褒奖,虽然本身也有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利益但并非与此有最直接的关系。

正如本文其他地方已经提到的那样,肯尼亚是高度多语种国家,有接近70种语言在口头交际中被使用。因此,有些研究受访者报告说,许多族裔群体并未重视肯尼亚人这一国民性的识别,而是觉得自己只是身处于这个名为肯尼亚的政治实体中而已。对于像肯尼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承认和支持所有这些语言变得非常棘手(尤其是在城市住区)。32%的受访者指出,肯尼亚的语言规划者巧妙地谈到了、用到了集水区(catchment areas)这样的表达,讨论这些地区的语言使用,^②正如受访者所指出的那样,它在本质和形式上都是高度逃避现实的。受访者还指出,除斯瓦希里语和基库尤语外,大多数肯尼亚本土语言的传播仅仅是口头形式而非书面形式。根据我们对数据的分析,受访者之所以以这样的方式反馈,是因为肯尼亚的大多数本土语言尚未完成标准化过程。同一位受访者还指出,即使说斯瓦希里语和基库尤语已经标准化,但它们的标准化的完成度不同。

这项研究发现,随着对2010年《肯尼亚宪法》的理解和实践,部分受访者认为这个宪法里涵盖了相当于俄罗斯列宁主义学说中关于民族自决权学说的精神,即为肯尼亚不同的部落族裔争取权益,其中包括以其语言为基础组织学校教育。因此,《肯尼亚宪法》中赋予肯尼亚部落族裔母语众人平等的权利就像是基本人权的一部分,所以肯尼亚反对国家内部一些语言超越自己的边界进入其他部落具有合法权利的空间。对于这些受访者来说,英语继续在各种官方领域里被使用,这种承接了先前非常具有精英压迫主义的行为,背离了2010年宪法所代表的新语言规划政策的精神。但从积极的一面来看,80%的受访者对宪法语言规划中将斯瓦希里语作为肯尼亚国家语言和肯尼亚第一官方语言感到高兴。这是在肯尼亚语言发展史上,它自己的母语首次被宣布为官方语言。在这些答复者的说法中,肯尼亚作为一个民族多样性的国家,由于不同族

① 在肯尼亚的语言背景里,英语和斯瓦希里语作为框架性语言被使用,统治着教育和政治领域的事务。

② R. Wanjiku-Omollo, "Effects of Language of the Catchment Area in Learning Kiswahil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Vol. 6, Issue 9, 2016, pp. 8 - 12.

裔之间接触而造成社会问题的现象非常严重，这就是为什么在制式教育的最初几年，肯尼亚国家语言规划不得不花大量精力致力于斯瓦希里语的发展而给在肯尼亚使用的所有其他部落族群语言相对较少优先级的原因之一。

4.4 肯尼亚手语

肯尼亚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有些人被赋予语言天赋的方式和他人稍有不同，他们在交流的时候使用手语。《肯尼亚宪法》第2章第7条第3款(b)项承认这类人的权利，在其语言规划和政策中强调了这一现实。为此，每个现场活动甚至录制的活动都有手语翻译在旁。研究发现手语在肯尼亚一些教育机构中有教学活动。此外，在一些学校里比如 Thika 盲人学校和 Maseno 特殊学校手语甚至作为课堂教学语言在使用。尽管研究受访者指出肯尼亚政府在官方场合和国家级别的领域（宪法除外）并没有将凸点盲文和手语纳入自己的语言规划，但肯尼亚手语实际上也是官方语言和国语。在受访者观察里，手语和肢体手语的界限明显——手语有词语、句法和语法，人们用手指来拼写单词；而肢体语言则指面部表情、姿势、声调、动作、手势和眼神交流。48%的受访者表示，肯尼亚在未来的语言规划活动中应该更公开地明确手语的地位。此外，还应该必须努力使肯尼亚手语完全标准化，以便与全球接轨。

4.5 肯尼亚境内的汉语和其他外语

能够使用多种语言进行交流的能力让多语种群体在竞争工作岗位和竞争有较高声誉、被描述为国家化职位的时候具有较大优势。外语能力是取得这种成功的关键因素。因此，肯尼亚为了培养下一代的企业家、医生、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士，推崇外语。这是因为理解他人的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基于态度的表象，也表明了是真正理解他人文化、欣赏他人文化。当一个人使用外语时，会创造一种对这门语言的使用者——也就是和自己语言背景不同的人——的更积极的态度。这也是本文这一小节的核心思想。

肯尼亚作为一个国家已经与全球许多国家建立了社会、政治和经济联系。语言在所有这些联系中一直处于中心地位，因为它促进了肯尼亚与这些国家之间的交流。正是由于语言的这种中心作用，所以在本小节中我们将详细谈一下受访者对肯尼亚语言规划中的外语地位的反馈，并

会特别提到中文。之所以在这里突出显示中文,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肯尼亚与中国的关系历史悠久。根据肯尼亚外交部的说法,肯中关系可以追溯到600多年前,^①即明朝伟大的航海家郑和抵达马林迪的时候。^②建立这样的关系不可能完全没有涉及语言。其次是中国作为一个理应被承认的强国正在崛起,尤其是在21世纪的成就有目共睹。^③

肯尼亚在独立后的语言规划,与其他所有第三世界国家一样,都是希望语言可以促进国家统一、促进国际合作以及让国民更容易获得教育、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知识。85%的受访者指出,正是因为如此,肯尼亚那时才宣布斯瓦希里语为国语,英语为官方语言。这项语言规划行动的意义在于,英语除了应用于教育、科学和技术等官方领域外,还将用于国际交往。基本上来说,即使2010年颁布了新宪法宣布斯瓦希里语为肯尼亚第一官方语言,英语为肯尼亚第二官方语言,肯尼亚的语言使用情况依然与之前相同。^④显然,肯尼亚语言规划者从来没有从语言规划行为的受益者即大多数肯尼亚人为出发点去充分考虑他们的意见。

肯尼亚政府认识到,为了充分开展国际合作,国家的语言规划必须涵盖其他外语。受访者中有67%的人持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在国家教育机构中教授法语、德语、汉语、日语和韩语,是为了让那些外交人员在派驻到说这些语言的国家前就能做好准备。因此,肯尼亚的语言规划将外语纳入其中是为了解决外交上的语言问题。此外,75%的受访者指出,以上述语言为母语者在各自本国的教育体系内有专门强调教授这些国家国语的语言政策存在。基于这个事实,如果想申请奖学金去上述这些国家求学,或者是希望能更有意义地参与到该国学术、专业讨论的肯尼亚

① “Kenya-China Relations Date Back 600 Years...”, 2013, Retrieved from <https://www.facebook.com/ForeignOfficeKE/posts/kenyachina-relations-date-back-600-years-and-uhuru-is-eagerly-awaitedchina-keny/659329644077451/> [Accessed: 30 May 2021].

② “Kenya: A Long History of Beneficial Relations”, 2017, Retrieved from <https://www.fmprc.gov.cn/zflt/eng/jlydh/t1488481.htm> [Accessed: 30 May 2021].

③ Rosita Dellios, “The Rise of China as a Global Power”, *The Culture Mandala*, Vol. 6, No 2, 2004/05, p. 1; Keshab C. Ratha and S. K. Mahapatra, “Rising China: Trajectory of an Emerging Global Power”, 2014,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66087986_Rising_China_Trajectory_of_an_Emerging_Global_Power [Accessed: 30 May 2021].

④ P. I. Iribemwangi and J. Michira, “Kiswahili as an Official Language in Kenya: It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oles and Challenges”, *Reyono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Vol. 3, No. 1, 2014, p. 43.

人如果没有这些国家语言的背景，可能会处于不利地位。这是肯尼亚语言规划者在国家教育政策中欢迎外语教学政策的原因之一。

69%的受访者指出，肯尼亚语言规划领域的最新发展之一是将汉语语言和文化在肯尼亚的教育机构里引入为一门教学科目。如上所述，肯尼亚是除乌干达和埃及外，与中国交往和教育交流历史悠久的非洲国家之一。^① 47%的受访人曾经实际地接触过中肯交往，他们指出，最近一段时期，中国政府在包括肯尼亚在内的全球范围内开办了大量孔子学院，这些学院旨在教授中国语言和文化。为了取得成功，中国政府持续地为希望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个人和国家提供激励，如发放奖学金和相关教育补助，甚至资助这些国家的发展项目。一位教授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老教师也是参与本次调研的人说道，内罗毕大学的孔子学院通过肯尼亚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的联系每年都能获得奖学金名额。

6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在向全球推广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过程中十分积极，肯尼亚政府有些犹豫是否要宣布从2021年起在全国的小学开始教授汉语和文化。诚然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肯尼亚政府的许多政策的实施，但即便如此，虽然当时已经宣布要在全国范围内教授汉语，但目前还不清楚肯尼亚将从何处获得这些教师，甚至也不清楚汉语之后会是必修还是选修。肯尼亚政府的这一举措对于肯尼亚语言规划机制来说，意味着其需要快速地应对，为汉语在肯尼亚语言环境中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位。65%的受访者认为在肯尼亚教育机构中汉语教学的地位仅次于英语，而考虑到中国语言和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传播，这个情况甚至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为了解中国语言和文化在肯尼亚的未来，本研究使用的问卷和访谈中我们特别加了一个关于汉语的提问。绝大多数受访者（超过76%）认为，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在肯尼亚的影响将是长期的。有这种看法的原因之一是之前中国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好的“雇佣者”。一位本身也是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受益者在调查中说，自从内罗毕大学2005年开始教授汉语以来，很多应届毕业生都立刻获得了就业机会。

^① A. Mukwana, "Attitudes towards Chinese in Kenya and the Future of Chinese in Afr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beral Arts and Social Science*, Vol. 5, No. 2, 2017, pp. 17-26.

5. 肯尼亚语言规划的问题与发展

这项研究发现,调查对象报告了很多肯尼亚语言规划所面临的问题。受访者指出问题最多的领域如下。

5.1 教育

教育是51%的受访者认为有问题的领域,他们认为现行教育使肯尼亚的语言规划难以培养语言民族主义和实现语言上的国家统一。在肯尼亚,国民选择一种语言是因为这种语言在个人关系和物质层面能有助于肯尼亚作为国家顺利运转。肯尼亚人除了关注这门语言是否有丰富的知识文献(科学和技术方面),同样还关注哪种语言能够有更高程度制度上的支持,能够让人更容易接触外部世界。对当前的肯尼亚语言规划者来说,这种语言绝不能是濒临灭绝的语言苏巴语(Suba),甚至不能是卢奥语(Dholuo)或是图尔卡纳语(Turkana),而是英语。这意味着,无论我们在教育规划框架中希望使用的语言是什么,除非设立了特别的语言条件作为硬性规定,否则最后做决定使用哪门语言的最终还是肯尼亚人自己。我们也观察到一些之前在海外上中小学的肯尼亚人由于缺乏特定的语言技能而无法进入肯尼亚一流的公立大学。

在教育方面,肯尼亚有两套学校体系: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也被称为精英学校或机构学校,这些学校将自己与其他公立学校区分开来的方式中的一种,就是对国家教育规划中对母语教育安排的蔑视。将自己孩子送去私立学校接受教育的肯尼亚人又常常有可能成为语言规划者、政策制定者和顾问,这意味着他们偏离了他们自己制定的规划。根据不同的教育,有可能产生了两个肯尼亚人群体,分别是精英阶层和下层阶层。

由于自身的语言规划,肯尼亚在较低教育层级是保持母语教育政策的。^①然而,相邻的桑给巴尔这几年在教育政策框架下有关语言使用的相关讨论仍然在证明家长们依然偏向英语,他们依然在桑给巴尔的中学里

^① 肯尼亚教育语言政策讨论了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在小学阶段使用母语的问题,但由于快速城市化,采用了另一个与母语同义的术语:集水区语言。

使用英语作为课堂教学语言。虽然桑给巴尔方言是标准斯瓦希里语的基础，东非地区许多没有完成标准化进程的非洲语言也有类似的语法基础，但桑给巴尔的语言教育政策依旧因为英语所提供的工具性价值拒绝打破这种路径依赖。^① 这样的思考模式可能会影响东非其他国家，特别是考虑到东非共同体斯瓦希里委员会总部位于桑给巴尔这一事实。此举还可能影响斯瓦希里语在该地区的地位和使用。

5.2 语言态度

在本文的引言部分，我们在可操作性上对语言规划和语言态度的概念做出了定义。因此，本研究仍参考语言态度的这一操作性定义，讨论对于肯尼亚总体的语言规划来说语言态度的位置在哪里。

态度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24%的人认为态度是造成语言规划问题的一个因素。在此我们集中讨论对语言的负面态度如何对肯尼亚的语言规划和政策产生负面影响。因为语言规划准确来说是政治性的，因此在许多情况下是政治阶层的保留地。但是，这个政治阶层可能忘记了语言规划活动从本质上来说是影响大众的。为了确保大众参与语言规划过程，必须对语言态度进行研究。不幸的是，在肯尼亚的语言环境中情况似乎并非如此。在肯尼亚，人们认为一旦已经进行了语言规划，那它就会自动成功。本应是语言规划行为开心接受者的人，虽然实际上也在日常的交际中利用这些交际代码，却对语言规划产生消极的态度，觉得是强行塞进自己喉咙里的，导致语言规划的失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肯尼亚2010年宪法将斯瓦希里语认定为肯尼亚的第一官方语言的十年之后，斯瓦希里语仍然在与英语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5.3 财务和人力资源

语言规划的成功需要社会政治的善意决断，因为社会上确实存在一些语言规划问题，有赖于政策决策来提出解决方案。正如语言规划是语言政策的一部分，那些与财务和人力资源相关的政策决定可以作为考察

^① 除了少数文献传统很丰富的国家以外，英语是全球高等教育通用的国际语言。桑给巴尔家长的态度部分反映在桑给巴尔教育政策重组后的语言使用中。他们依然相信必须在教育的早期阶段就使用英语进行教学，认为这样才能让桑给巴尔儿童获得有意义的教育。

语言规划行为是否真心实意的起点。^① 这是本节采用的研究方法。

约11%的研究受访者表示,肯尼亚语言规划面临的问题应归咎于财务和人力资源因素。对于肯尼亚这样一个依赖外国援助来展开大部分发展项目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很难有能支持语言规划进程得以成功的肯尼亚本地资金来源。对此,这些被调查者认为当肯尼亚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接受外国援助的时候,它通常被分配的项目课题是由援助方来选的。扭转一笔捐赠的研究方向可能会导致被制裁,最终将使像肯尼亚这样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面临严重后果。正如一些受访人所指的那样,外国援助也不太可能将经费转移到肯尼亚语言规划的领域中,因为多语种国家肯尼亚的一些语言和赠予方的语言存在竞争关系,而赠予方更希望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能被更多地感受到和被接受。受访者进一步指出,这解释了为什么在肯尼亚拥有诸如孔子学院、歌德学院、法国文化协会和英国文化协会这样的语言和文化机构。

在人力资源方面,受访者指出,像肯尼亚这样的国家可能没有能力训练出不被政治精英的影响所动摇又可以去辩论哪些特定领域哪些语言该用不该用的语言规划专家。有人指出,在缺乏这种人力资源的情况下肯尼亚的语言规划只是一种幻想。

5.4 语言政治

据9%的受访者看来语言政治的源头是反对殖民主义、反对肯尼亚大部落对小部落裔统治的抗争。第一种抗争是拒绝使用英语这样的殖民地语言,这也是为什么肯尼亚2010年宪法在有关官方语言的章节重新调整了英语的位置,使斯瓦希里语成为肯尼亚的第一官方语言。

受访者还指出,第二种抗争体现在肯尼亚宣布促进语言复数化(linguistic pluralism)和文化多样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上述相同的宪法中,肯尼亚人有选择自己喜欢的语言和文化的实践权利。关于这一点,我们需要指出肯尼亚语言规划中的政策与实践之间具有差异。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那说肯尼亚俚语的青年人是否有可能在国家考试中也看到俚语是考试科目呢?为什么说斯瓦希里语蒙巴萨方言(Mvita)的人自从2008年前后开始要求全国斯瓦希里语考试使用他们的方言作为参考语言

^① A. M. Moeliono,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Cultivation: Alternative Approaches in Language Planning*,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6, translated by Kay Ikranagara.

却一直没有成功呢?^① 所有这些都是语言规划里的政治行为，都是基于对年龄所属、地域身份进行夸大来争取自己对肯尼亚和国家文化等概念的定义权。

6. 结语

本研究探讨已经独立的肯尼亚其语言规划活动中语言态度的位置。但是，以史为鉴，我们在为未来做准备的时候也必须参考独立前肯尼亚的语言规划。本研究采用了混合方法，根据研究结果也考虑到文章的研究目标和研究问题，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肯尼亚获得政治独立后，促成其语言规划的主要因素是国家建构的需要（即建立一种自我认同为同一种人民的民族精神的需要）、保护濒危本土语言的需要、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获得国际认可和支持的需要。从语言上将全部公民统一在一起，使他们更有国家认同感。《肯尼亚宪法》承认有必要维护和保护在肯尼亚所使用的所有语言，部分原因是语言濒危和语言死亡特别是对少数族裔语言来说是一种现实。如果不采取措施来保护这些语言，这些语言将不复存在。由于语言规划也是一种经济活动，这种现象也以经济为目的进行语言规划。这解释了为什么英语作为代表科学与技术的语言在肯尼亚语言规划行为中是事实上的官方语言。基于同样的角度，进行国际合作的需要也是英语成为肯尼亚官方语言的原因。

其二，之前的肯尼亚语言规划活动遇到了一些障碍，这些障碍在各个领域导致语言规划这一国家行为并未顺利实施。首先，肯尼亚政府在开展语言规划活动之前从未考虑过肯尼亚人的语言态度。其次，由于对捐助者主导的发展项目的依赖性，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肯尼亚可能没有人力和经济资源来处理语言规划问题。

其三，必须指出，就肯尼亚的语言规划而言并非一无所获、全然失

① 肯尼亚沿海地区斯瓦希里语为母语的学童由于在国家统考中不自觉使用方言导致长期考试不及格。为了探讨这个现象并提出对策，2008年时一些利益相关者在蒙巴萨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解决方案。有一位参与者的建议听起来像是解决方法的是肯尼亚国家考试委员会允许肯尼亚沿海地区的学生用占主导地位的基姆维塔方言参加斯瓦希里语考试。到目前为止，有关当局尚未接受这一点。

败。比如,为确保肯尼亚的语言规划取得成功,一些相关机构已经确实地建立起来了。媒体、大学的语言院系、国家有关文化的部委以及各个领域语言的实际使用等都表明肯尼亚为确保语言规划取得成功进行的不懈努力。在结语我们可以自信地说,特别是因为我们从中国如何处理自己具有国家意义的语言并发展出自己的经济实力的历程中学习到很多,肯尼亚的语言规划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责任编辑】沈玉宁

Language Attitude and Language Planning: Emerging Trends in Kenya Since 2010

Ayub Mukhwana and P. I. Iribemwangi / 115

Abstract: Kenya is a multilingual country with the spoken languages placed between 40 and 70 depending on the parameters of classification. Being a multilingual country, it is thus imperative that these languages be planned for effective use. In Chapter 2, Article 7 of her Constitution promulgated in August 2010, Kenya identified Kiswahili as the first official language and English as the second official language. Kiswahili was also given the extra role of a National Language. Other ethnic languages were recognized as well as braille and Sign Language. In this paper, we explore the major factors that have contributed to Kenya's language planning after attaining her political independence and the hindrances therein as well as discuss the future of Kenya's language planning.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the study site was the University of Nairobi. Data was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structured interviews. The subjects for the research comprised 28 respondents of whom 24 were indigenous Kenyans by virtue of being born and raised in Kenya and 4 were foreigners. The research was guided by the Decision Theory meaning that the paper discusses decision-making about languages or language varieties in Kenya. In discussion, the paper has explored the place of Kiswahili, English, mother tongues, Kenyan Sign Language as well as Chinese and other foreign languages used in Kenya. In terms of findings, language planning in Kenya is hampered by several factors differently. These factors include education, language attitude, financial and human resources as well as language politics.

Keywords: Language Attitude; Language Planning; Multilanguage; English; Kiswahili